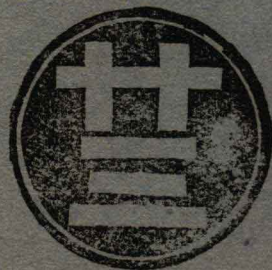


集 後 貞七女五



康德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印刷
康德六年六月二十日發行

後集五女七貞

每冊定價

三角

著 作 人

王

赫

然

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

發 行 人

王

麟

閣

奉天小南關工美市門牌十九號

印 刷 人

張

少

岐

奉天小南關工美市門牌十九號

印 刷 所

醒時報社印刷部

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

發 行 所

洪

順

德

武俠
小說

後集五女七貞

【卷二十三】

第一百三十四回

班天雄棄暗投明

竇二敦拜師學鉤

詞曰

花正開時月正明

花開如錦月如銀

溶溶月照花千朵

寂寂花迎月一輪

月下看花花富貴

花前賞月月精神

可憐月落花無語

愁煞花前月下人

幾句殘詩念罷，書接上回，且說田英來到連環套，將進邊山的山口，忽聽一棒鑼聲，跟着從裡面撞出這彪人，出乎田英意料之外，見竇二敦舉定一對如意紫金鉤，追趕一羣壯士，書中代表，竇二敦當年跟黃三太結仇，氣走河間，這竇二敦原不是姓竇，本姓是姓陳，只爲受竇家恩重，認竇氏爲義父母，尚有義兄竇大敦，與竇二敦雖非同胞兄弟，可是友愛情形，勝似手足，竇老員外死後，竇大敦却教竇二敦頂靈駕喪，有人問竇大敦這是何意，竇大敦說的也有理，因爲跟竇二敦不是親生的兄弟，恐怕落個待義弟無情，他又在老人家面前多盡了孝心，我豈肯獨霸家私，故此教他當大事，將來我願跟他平分家產，他也可受之無愧了，這弟兄兩人義氣的情形，令人可敬，竇二敦從來到關外之後，自己立誓不報仇，不回關神，自己遂到廣安賓朋，拜訪名師，打聽得關東道上有一位英雄，名叫小霸王周恒，掌中一對如意紫金鉤，勇猛絕倫，在關東道上無對手，竇二敦一心訪求名師，遂來到周家坡，自己以弟子禮求見小霸王周恒，相見之後，竇二敦遂拿出五百兩銀子來，往周恒面前一放道：弟子是千里訪名師，這是一點誠意，這次來到周家坡，願以弟子禮拜在你老的名下，望老師成全弟子，周恒把面色一沉道：壯士跟我素昧平生，我豈能領你的厚賜

，請你趕緊收起，我周恒不過是會幾手粗拳笨腳，虛有其名，我那能作老師呢。寶壯士不要就誤了你的前程，趕緊另投名師吧，寶二敦道，弟子是誠意而來。久仰周老師劍法絕倫，弟子若是不訪問明白，也不肯遙遙數千里投奔了來。老師不必推託，弟子給你老行禮了，說到這神跪在周恒面前叩起頭來，周恒佛然不悅道，拜師收徒是兩方情願，寶壯士你這樣強人所難，實在不近人情，說着話站起來往外就走。寶二敦給放在房中，寶二敦也橫了心，打定主意，不論如何也非等周恒收留了不可。跪在地上不肯起來，周恒走後，沉了一會，周宅老人家周福進來，向寶二敦道，寶爺你這是圖什麼呢，家主人既不收留你，你又有這你幾百兩銀子，就是做個買賣，也能够自立，何必受這種氣，我替你怪冤的。拿着若干銀子認師傅，還教人這麼奚落，我說句吃裡爬外的話，我們主人也沒有什麼驚人的藝業，不過虛有其名，寶爺你若想求名師學武藝，我告訴你一處，到那裡准可以收留你，並且還省錢，至多拿出二十兩銀子就行啦，此人叫大刀張，就在周家坡以北，三十多里地，那地方叫寶豐鎮，大刀張在那裡設場子，教着三十多個徒弟，你去了准能收留。寶二敦一聽，這位管家竭力的給自己開路，遂毅然說道，老管家你不必費事，我敦二敦來到關外，只知道有小霸王周恒，就讓他再有驚天動地的人物，我也沒把他放在眼內，你家主人不答應，我就跪死這裡也不走了，家人一聽，搖頭道，我真沒見過你這麼滯的人，這是何必呢，老人家說完了也走出去，寶二敦只跪在那不動。來時本是午時過，直到了夕陽西下，周恒才慢吞吞的從後面出來，一進廳房，見寶二敦依然在那跪着，遂趕過來伸手相攙道，賢契請起，你有這種決心，真令人敬佩，我周恒願把所學，傾囊相贈，不過我的武功，沒有

什麼根基，恐怕使你失望，豈不辜負了你這片苦心，但不知你是學成武藝之後，打算怎樣取立身之道，竇二敦見周恒答應了自己，忙的叩頭道。弟子謝恩師收錄，竇二敦趕到往起一站，差一點沒摔躺下，趕情跪的工夫太大了，膝蓋以下全破了，痛澈肺腑，頭上直冒汗，周恒見竇二敦這種情形，心裡好生不忍，遂教竇二敦坐下細談，竇二敦把自己報仇的事，可沒告訴周恒，只說自己在關內以保鏢爲業，因爲自己武學不精，我在綠林道內，立志投明師學藝報仇，久聞老師的紫金鉤名揚天下，這才投奔這來，叩求老師把金鉤絕技傳授我，將來學成之後，決不敢走入邪途，給老師現眼。周恒聽竇二敦語出至誠，自己遂晝夜教授他鉤法，原來周恒的鉤法，乃得自真傳，實在有查氏正派的工夫，故此有神出鬼沒的招數，更兼竇二敦已是成名的綠林道，原本就是有獨霸山東鐵羅漢之名，棍法絕倫，現在這一學鉤，自然是駕輕就熟，自己再加上肯用刻苦的功夫，所以周恒教竇二敦時，也是非常高興，所以只用了三年的工夫，把周恒的鉤法全學會了。這日周恒把竇二敦叫到面前道，你來到周家坡一幌已是三年光景，我對於你實實在在是傾囊相授，你就是再求我教你，也沒有什麼可教的了，你師弟周寧學，也未必有你的功夫純，你往後只要自己多下些功夫，足以成了，竇二敦也知道師傅是真心教授，決沒有一點私心，自己是萬分的感激，當時向師傅面前一跪道，弟子蒙師傅收錄，三載相依，傳授弟子武功，弟子此身不死，將來必要報答老人家大恩，弟子也想跟老人家告辭，弟子三年來並沒把我的來路說明，只用虛言搪塞，弟子實覺於心有愧，弟子來時所說保鏢結怨，並不是實言，只因爲有大仇未報，隱忍至今日，才敢向老師說明，弟子這仇人大概你老也有耳聞，此人家在浙江紹興府

望江崗傑義村，姓黃名三太。周恒聞聽喊了一聲道。原來是黃二爺，當初爲師也瞞住了，這件事我也有個耳聞，黃三太用迎門三不過的神鏢，傷的就是你，竇二敦道，正是弟子，那時弟子氣走河間、無面目見人、這才來到關東，我不能勝了黃三太，決無面目再回關裡、這次棄棍學鉤，就爲是報當年之恨，周恒道，你這個仇只怕報不了啦，竇二敦道，師傅怎見得，周恒道，你算算如今黃二太已是多大年歲，恐怕不在人間了，就是依然活着，也老邁年殘，我們堂堂奇男子，豈肯與腿遲眼慢的老頭子動手，就是你把他打躺下，也不足爲榮，竇二敦一聽，師傅所說果是實情，自己好似萬丈高樓失脚，自己險些暈倒，不由得潸淚道，這一說弟子我今生今世也休想再到關裡了，周恒道，何至這樣決絕，竇二敦道，師傅那裡知道，弟子與老兒三太結。深仇大怨，有他在。弟子報仇之後，尙能回我原籍，倘若他不生。我再回到關內，定教人笑罵我有黃三太在着，不敢回來，黃三太故去，又回來充英雄好漢，因此弟子想今生今世不能再回關內了，周恒道，事不盡然，你此時赶到浙江紹興府，萬一黃三太尙健壯，你尙可跟他較量，當年你們結怨之事，我也有個耳聞，黃三太也是走南闖北的英雄，決不是好嫉妬的小人，當年不過是出於無心，你此時只要把面子找回，也就是了，竇二敦道，師傅的心意弟子盡知，君子不助人之惡，師傅是息事甯人，弟子決不敢辜負師傅之意，當時竇二敦叩頭起來，周恒道，你幾時起身，竇二敦道，弟子來到關東這些年，無日不以此事爲念，歸心似箭，恨不得飛到江南，弟子明日走吧，周恒也不再留竇二敦，晚間預備了一桌酒席，算是給徒弟送行，席間師徒隨便談論些武學，周恒在閒談中竭力勸解竇二敦，不要過於恃強凌弱，總要留些忠厚，雖無子女，也爲自己

造福。資二敦一一答應，周恒問及資二敦可有路費，資二敦道：「弟子尚有餘錢，足夠盤費。」周恒把面色一沉道：「二敦，你這就不對了，爲師對你，處處以至誠相待，你還是一片虛情，你在爲師這裡數年光景，把你來時所有的一點積蓄全花淨了，你那裡還有錢？你在爲師面前仍虛情假意，一出我的門口，定然是取不義之財，你居心不正，可借爲師枉用了心血。」資二敦慌忙跪在席前道：「老師不要着惱，弟子倒是沒有多少錢了，身邊不過尚積存二十兩銀子，想用他作路途上的飯費，老師這般年歲，弟子尚沒盡一點孝心，那肯再向老師要錢用，故此說兩句謊言，求老師多担待吧。」周恒點頭道：「你起來，這還情有可原，我們師徒如父子，往後不論什麼事，全可明言，不可存一絲隔膜才好。」說話間，周恒取出一盤銀子來，把銀子放在資二敦面前道：「這是五百兩銀子，我放着沒用，你帶去用吧。」資二敦一看，正時當初自己孝敬老師的那五百銀子，因爲連紙包全沒拆，自己不禁感激的眼淚全要落下來，慨然說道：「老師這麼待我，弟子也不再說感謝的話了。」弟子只要有發跡之日，定不忘今日之情。」周恒道：「爲師歷來施恩不望報，何況我們又是師徒？」周恒又把自己所用一對如意紫金鈎，拿了過來，向資二敦道：「爲師的別無可贈，只這對紫金鈎是周氏傳家之物，本應當把這對鈎傳與你師弟周富，可是他的武學實不如你精深，咱們門戶與別派不同。這種鈎的資分尺寸也不一樣，如今我不傳兒子傳給你，你不要把他糟蹋了，那就不負爲師苦心了。」兩二敦先不接鈎，向周恒叩了三個頭。謝老師贈鈎之恩，然後接過鈎來，正色說道：「弟子有鈎就有命，有命就有鈎，決不使此鈎在弟子三寸氣在時，落於他人之手。」周恒道：「這才足慰爲師之願了。」當時資二敦把紫金鈎接過來，周恒今日贈鈎，不過出於愛徒弟能得自己真

傳，焉想到寶二敦仗着這對金鈎，佔據連環套，嘯聚百獸朝麟，威鎮口北，一世英雄名揚天下，這是後話不題，且說當時師徒盡歡而散，第二日一早，寶二敦拜別恩師，背起隨身包裹，帶着五百銀子，提一對如意紫金鈎，走出門外，周恒也送了出來。寶二敦在門口站住道，恩師請回吧，弟子到江南事不趁心，還許回來。我師弟幾時回來，老師替我說一聲，弟子心急似箭，不及等他了，周恒手理銀髯道，寶二敦你看爲師已到這般年歲，行將就木，只怕你我師徒不易再見面了，周恒說着，老淚簌簌的落下來。寶二敦也覺難過，忙要慰道，老師不要說這種傷心話，老師修養得法，定能享大年，弟子至多一年須來看望老人家，周恒說道，老師的也沒有別的相託，你師弟武學實不如你，只望你將來多多照顧，我在九泉下也瞑目了，寶二敦道，弟子對於你大恩未報，我師弟與我如同手足，我們將來富貴相共，老人家放心吧，周恒說了個好字，向寶二敦一揮手，寶二敦這才拜別了老師，離開周家坡，逕奔關內，一路上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直奔江南，這一路上，自己所見各處情形，非常各別，足見滄海桑田世事萬變了，寶二敦來到浙江境內，沿途打聽着，還有黃三太這個人沒有，只是一路上全是捕風捉影之言，有說是黃三爺已竟不在了的，就有說是尚健在的，又有說已竟病在家中，不能行動了，傳說紛紜，沒有一點真實的信息，寶二敦索性也不打聽了，趕緊到紹興府望江崗傑義村，趕來到黃三太門首，只見門口放着一乘轎子，有四名轎夫站在門前歇息着，大門裡可是冷冷清清的，沒有一個人出入，寶二敦向轎五寶間，借光，這可是黃宅麼，轎夫看了看在二敦的像貌，遂答道，這倒是黃宅，你找誰夫，三二敦道，我是拜望黃三爺來的，不知可家麼，轎夫道，我們不是本宅的人轎，坐的

本號名醫卅四先生。只知道這裡主人病重，可不知是你說的黃三爺不是。你等一等，這道兩哩的老管家這就出來，你問他吧，黃二敦一聽，不禁提心吊胆，只怕黃三太再有個三長兩短，自己的仇就難報了，等了工夫不大，見裡面出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先生，後面跟出來的正是黃宅老管家黃用，黃二敦候這位先生走後，然後向老管家一拱手道，老管家辛苦了，煩勞通稟一聲，就提資二敦前來拜望，老人家黃用聽了就是一怔，忙答道，你候一候，我給回復一聲，黃用當時全沒敢提黃三爺有病，急忙跑到連邊報告，書中代言，黃三太現在是病入膏肓，已竟是不易挽救了，計全天霸二人服侍在床前，這時黃三爺精神略好，把先生開的方子看了看，自己長嘆一聲道，現在就是把仙丹拿來，也不易好了，正在嘆息，皇首黃用進來，面帶驚惶之色，計全問道，老管家這是怎麼的了，黃用喘吁吁道，黃二敦在來看望老主人來了，天霸計全開聽，全是一驚，黃三爺在床上躺著，一聽黃用的話，立時臉上顏色倏變，略一沉吟，換了一副笑容，向黃用道，你趕緊請他進來，黃用看了看天霸與計全，那時兩人才十幾歲，全料理不起事來，黃用向二人一點手，二人隨着到到堂屋，黃用低聲說道，這是當年老主人鏢買人家，結下的冤仇，今日要來報了，老主人病到這般光景，那能再見他，據我想，教他一進來沒有好，動，是不妙於了，倘若言語衝突，把老主人氣死，如何是好，計全道，不難，黃二敦不是無名之輩，當年有獨霸山東鐵羅漢之名，乃是成名露臉的綠林道，他豈肯做小人物之事，我黃三叔若是好着，沒有說的，他這一來必無善意，現在病倒床上，願資二敦難道還欺負病人麼，就讓他把一家人都殺死，他也落個不仁不義，無勇無恥之流，資二敦決不是小人之輩，老管家還是快去請他，再

要慢了、恐怕他就要惱了。黃用一聽，立時到門外很恭敬的向竇二敦道：「家主人有請，竇二敦隨着黃用往裡走，路經廳房客廳，全不往裡讓，一直穿過兩道院落，竇二敦心說：『就是龍潭虎穴，竇某既敢來了，就不懼。』來到一所跨院裡，見這段小院子，頗為幽雅，只有三間北房，前面是五尺寬的廊子，廊下放着竹几竹橙，在兩側牆下種着一叢修竹，西面却是一座月亮門，門兩旁種着爬山虎，把一座月亮門的牆全佈滿了。碧油油的非常好看，在廊子下擱炭爐蒲扇等物，黃用把簾子打起，竇二敦隨着進了堂屋，一進屋就聞着一股子藥味，黃用又把裡間的帘子打起，竇二敦來到裡間，只見迎着門一架床，牀上正是自己眠思夢想的仇人黃三太。這時竇二敦一看這情形，起心裡凉了半截，自己准知道報仇之事已成齏餅，只見黃三太骨瘦如柴，面色慘白，喘吁吁胸頭起伏，牀前站着兩個少年，全在十幾歲，不到二十歲的情形，竇二敦來到牀前，招呼了聲黃三哥，你還認得小弟麼，黃三太把倦眼微睜，點點頭道：「賢弟你請坐。愚兄怎麼不認得你，竇二敦道：「小弟聞聽三哥身有貴恙，特來看望，我也不知三哥你喜歡吃什麼，這有二百兩銀子給你墊補零用吧，黃三太見竇二敦拿出二百銀子放在牀頭，自己不禁落下淚來，遂哽咽着說道：「賢弟你的來意，我是盡知，你這是來報當年鏢打之仇，只是愚兄不能等待，這口氣只在遲早之間就嚥了，賢弟與愚兄之仇，只可期待來世吧，竇二敦點頭道：「三哥你這話是一點不差，但是三哥你可有後代，黃三太二目圓睜，望着竇二敦道：「你來看，這就是我黃三太的一點骨血，賢弟你難道還要在這孩子身上打算麼，竇二敦道：「我這侄兒長的倒聰明俊秀，父是英雄兒好漢，現在他可曾習武，黃三太道：「這個懦弱的孩子那能學武藝，賢弟你若氣忿不出，就請你把他

一刀兩斷，我黃三太決無怨言，竇二敦道，我豈是那小人之輩，與玩童一般見識，三哥今日與你約定，爲這侄兒將來要是棄武學文，有商爲買，我竇二墩決不找他，只要他作官爲宦，在江湖上成名，我必找他報當年一鏢之仇，黃三太向天霸道，還不謝過你竇二叔，天霸趕緊給竇二墩叩了頭，當時黃三太想着，自己是綠林道，兒子頂大也不過學幾手工夫防身保命，那會做的了官呢，那料到天霸後來竟保了施公、官升到二品副將，當時竇二墩向黃三太告辭，黃三太吩咐黃用拿一百兩銀子放在床頭，向竇二墩道，賢弟這一百兩銀子拿着作路費吧，竇二墩道，兄長不必費心，我囊中尚有餘資，黃三太道，賢弟你送給我些銀子，我是概不客氣，你怎麼反倒客氣起來，竇二墩道，兄長既然送給小弟，小弟拜領就是了，黃三太點點頭道，這才是知己之交了，黃三太復問道，賢弟這現有投奔那裡，竇二敦含着苦笑的說道，小弟自被兄長鏢傷之後，南七北六沒有我立足之地。小弟我只好遠走關東，現在我依然得回關外，黃三太眉頭一皺，沒答上話來，沉了一沉，吩咐黃用把自己一件狐皮大衣拿了來，向竇二敦道，賢弟你把這件大衣帶着，愚兄已是垂死的人，用不着了，咱弟兄也好留個紀念，竇二敦也不再客氣接了過來，向黃三太一拜道，謝兄長厚賜，小弟告辭了，黃三太道，賢弟前途鵬程萬里，咱們來世再見吧，竇二敦一陣難過，不肯再答言，轉身就走，計全天霸全隨着送出來，竇二敦心如刀攪，那邊顧得有人送，頭也不回，竟出了望江崗傑義村，直到曠野之地才站住，看了看四外沒有人來往，竇二敦長嘆了一聲道，我竇二敦今生今世休想回江南了，自己一築腳仍然緊趕路逐，够奔山海關，竇二這一橫心，後來才擠出掀天動地的風波，自己出了山海關之後，一想前途實在可懼，究

竟投奔那裡好呢，最後拿定主意，仍回周家坡去見恩師爲是，遂趕奔周家坡、一路上十分懊喪，仗着這是他走熟了的道，不至走錯了，來到周家坡到師傅門前一叩門。只見開門的却是師弟雙鉤將周寧。寶二敦忙問道，師弟你回來了，師傅可好，周寧寒着臉道，勞師兄掛念，師傅現在後面，你自己見去罷。寶二敦倒退了一步，看了看周寧，自己點點頭也不好說什麼，見周寧把門口閃開，寶二敦也不等他領導，自己够奔後面。來到東跨院裡，見北屋的門窗緊閉，從屋中發出微微呻吟之聲，寶二敦聽着就是一怔，趕緊走進屋內，只見老師端在炕上，咳嗽不止。寶二敦來到炕前，低聲招呼了聲老師，你老這是怎麼的了，周恒倦眼微睜，喘吁吁說道，你回來了，爲師我正在想念你了，寶二敦道老師怎麼竟至病到這般地步，此時周恒用手指了指炕上的水壺，寶二敦知道老師口渴，急忙把水壺端起，摸了摸水正溫暖可口，遂把壺嘴送到老師的唇邊，周恒喝了幾口，稍微緩了緩氣，又輕嗽了一聲。這才說道，想不到得了這場冤孽病，看這樣陽壽算要告終，不易再活了，寶二敦道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你老稍得微恙，何事不能復好，老師請寬心調養，定能痊愈，周恒咳了一聲道，我自己知道好是不易了，只是你的事怎樣了，寶二敦也咳了一聲道，果然應了老師之言，黃三太也是病到垂危，弟子是徒勞往返，今生今世只好在關外過活一世，無面目重回關裡了，周恒一面喘着，一邊說道，人死不能結怨，黃三太決無與你作對之心，不過你個人不能容人，才有這種心念，還是把這事丟開吧，寶二敦道，老師不必提弟子之事了，師傅的病如何重到這般地步，周恒道，爲師得病的原因，說起來真令人氣死，只爲你走後，你師弟周寧過了兩個多月才回來，一進門就告訴我，他在外面載了

跟頭，給人家保着一支鏢，走在五行連環套被綠林道所劫，饒栽了跟頭，還得變產賠人家鏢銀，你想爲師能吃這種虧嗎，我遂帶着你師弟找到五行連環套，那寨主還算講面子，把鏢銀如數還給爲師。只是與我定下規矩，此後走鏢須跟山上批賬，每到年節全得給山上拿一筆花消，當時爲師因爲顧全客人的鏢銀，只好點頭答應，算是把鏢銀要出山來可是爲師在關東道上，不是無名之輩，想不到到老來竟栽到這羣小輩的手內，我至死也不能閉眼，更兼你師弟見我把如意紫金鈎傳給了你，他是十分的不樂，說了許多不願意的話，爲師夾氣傷寒，這才一病不起，你若念師徒之義，給爲師報了此仇，也不枉爲師教你一場，你能够給爲師把這場面找回來，就是你佔了五行連環套，爲師也甘心冥目，竇二敦一聽，立時手拍着胸膛說道，老師放心，弟子定要爲恩師一雪此恥，說話間周甯從外面進來，竇二敦这才知道方才門首見面時，師弟對待自己冷淡情形，原來就爲的是老師把金鈎贈與自己之故，此時竇二敦赶忙把一對金鈎從後背摘下，向周甯面前一遞道，師弟這是周家傳家的寶刀，愚兄到江南去找黃三太不過暫時借用，此時還是物歸原主吧，周甯臉一紅忙說道，師兄，你這是故意羞辱小弟了，我已知是家父贈與師兄，豈能再反悔，師兄請收起，小弟若是再要此鈎，就算不孝了，周恒躺在牀上，已聽見了兒子的話，遂咳了一聲道，你師兄不來時，你只埋怨爲父不該把家傳寶刀贈與了你師兄，這時你師兄把鈎既然還你，你爲何又假惺惺不肯要了，周甯紅着臉道，師兄得父親真傳，正該有這對寶刀，孩兒的武學還不如師兄，恐怕這對金鈎也不能保留一世，孩兒不過跟你老說句笑話，怎麼你老認起真來，周恒嘆息道，核着你跟爲父過不去，這非是孝子了，竇二敦恐怕這父子鬧了意見，遂向師弟

謝過贈鉤之義，自己便把雙鉤背起，向老師道：「弟子此去不把仇報了，也無面目再見師傅了。」周恒道：「你的武功足以制服連環套的賊黨，爲師躺床上，只有等你的喜信了。」資二敦知道老師一輩子沒栽過跟頭，真要是把此仇給師傅報了，老師是死不瞑目，自己一顰脚眼含着淚走出屋來，周寧送了出來，到門外周寧說道：「師兄我天倫的心性太滯，師兄倘若微天之幸得報此仇，務必早些回來，給老人家個喜信。」教他老人家好閉眼，就到不能如願，師兄你念在師徒之義，也要趕緊回來，免得老人家多受床頭之苦。」資二敦點點頭，立刻辭別了師弟，够奔連環套，也不過幾十里的道路。資二敦又心急，竟不帶馬，白天遇到有行人，便施展夜術的工夫，驚伏鶴行，只有兩個鐘頭已到連環套，遠遠望見這連環套山雖不高，可是非常雄峻，山連山，山套山，山山不斷，嶺疊嶺，嶺套嶺，嶺嶺相連，雖是晴明的天空，可是山裡一股子烏烟瘴氣的，資二敦看了多時，暗自想道：「這座連環套竟有這麼雄厚的氣脈，我看旺氣正盛，恐怕我資二敦未必能給恩師報仇，暗中交待，此山寶藏甚多，資二敦天意該成勢，這正是爲他獻此旺氣，不過自己那曾知道呢？」且說資二敦一人探山，雖有巡山放哨的嘍兵，全不注意他，因爲這座山歷來不劫孤行客人，只要不往裡闖，決沒有人阻攔。資二敦來到山口，抖丹田之力，高聲喊道：「山上的毛賊草寇聽真，現有資二太爺來到，趕緊教你們寨主擺隊迎接，若是慢了，與我殺上山去，雞犬不留。」資二敦這一喊不要緊，立時倉郎郎鑼聲連響，從山前樹木叢中竄出二十多嘍兵，全是青布包頭，紫灰布褲褂，青布抓地虎快靴，刀槍齊舉，外有一名頭目，提一桿鉤鏈槍。厲聲喝道：「那裡來的不知死的人，敢在連環套這裡狂言大語，你是活膩了。」資二敦一看，是守山口的

頭目，無名小卒，自己連金鈎也未撤，冷笑一聲道：「狐羣狗黨不用狗仗人勢，趁早報與你家寨主得知，教他們來會二太爺，你何必作他等替死。」那頭目一頓鈎鏈槍，罵了聲好難種看槍吧，遂分心就扎。竇二敦容他鈎已到胸口，堪堪扎上，倏的一偏身，竟扎空了，那名頭目還想抽招換勢，竇二敦一把把槍抓住，喝了聲：「小子過來吧，往懷中一帶，那頭目倒是真聽說，往前一栽，被竇二敦一抬腿，一脚踢在右半邊身上。悠的出去了一丈五，呸的摔在山道上，立時鼻破臉腫。」竇二敦兩手微一用力，克叭一聲，一條白蠟杆竟折為兩段，向嘍兵們砍去，只這兩截花槍，又傷了兩名嘍兵，吓的立刻全拚命逃跑，一面跑着，一面喊，了不得啦，真厲害呀，快閉寨門啊。這一喊不要緊，裡面守頭道寨門的嘍兵，疑惑是官兵剿山，聽下面的嘍兵喊着快閉寨門，守寨門的嘍兵那敢遲延，立時把頭道寨門緊閉，敗回來的嘍兵一見沒等自己進去，就把寨門閉了，倘若後面那人趕來，豈不是白送了命嗎，急的跺脚喊道：「你們倒是等我們進去再閉寨門啊，快開快開，裡面的嘍兵，仗着有寨門擋着，倒是胆子壯些，依然各守汛地，一看放哨的嘍兵又喊着教開門，這一來把守寨門的嘍兵們也鬧傻了，遂隔着寨門罵道：「你們這是誠心鬧着玩，關門也是你們說的，開門也是你們說的，你們倒是說痛快些。」倒是怎麼好，簡直耐點煩等着回開了寨門再說吧，外面嘍兵一聽暴跳起來，還是那頭目向前，喝令裡面嘍兵趕緊開門，裡面的嘍兵見有頭目受傷，這才把寨門開了，頭目急報大寨，書中暗表，這座五行連環套現在為首的有四位寨主，是弟兄四個，大寨主名叫鎮東獸那天龍，二寨主名叫金睛獸那天虎，三寨主名叫雲霞獸那天彪，四寨主名叫追風獸那天豹，還有兩位巡山大寨主，一個叫八臂玄狐劉太清，一個叫鐵

甲申猴于太明，這兩人全是道士，他們可是少林寺的門徒，因為犯了規律被逐下山，後來還俗，在江湖上作案太多，官家剿捕甚急，二人遂又當了老道，爲是避禍，來到口北竟與郝氏弟兄入了夥，占據連環套，這時正赶上三寨主四寨主帶着兩口巡山寨主，下山作買賣去了，大寨主跟二寨主正在聚義廳議事，忽見山口放哨頭目，鼻破臉腫，滿身鮮血的跑進來，喘吁吁道：二位寨主帶人下山吧，山口來了個大漢，口口聲聲教寨主一步一個頭的，迎接他進山，萬事皆休，若是再遲延殺進山來，雞犬不留，這個大漢手法非常厲害，我們實不是他的敵手，所以被他打傷，逃回稟報寨主，郝天龍把分金案一拍大叫道：竟有這麼胆大的小輩，敢到連環套來攪擾，我不把他碎屍萬段，誓不爲人，說話間伸手拉刀，傳令調集寨內二百名嘍兵跟着下山，二寨主亦拉金背砍山刀，隨着大寨主去，剛離寨門不遠，就聽得外面有人叫罵，郝天龍大怒，這時守寨門的嘍兵見兩位寨主來了，遂報告道：那大漢已進了山口，要闖寨門，被我們用箭弩擋住，現在在外面一個勁的大罵，郝天龍喝聲與我把寨門開了，原來守寨門嘍兵有四十名，有一名頭目帶領，怕外面這個凶漢乘勢往裡闖，頭目教弓箭手在頭裡，寨門一開，一聲梆子響，萬箭齊發，把寨門兩旁守住，郝天龍往外一撞，只見數丈以外站定一人，身量高大，赤紅臉，豹頭環眼，英武異常提着一對紫金鉤，雄糾糾站在那裡，郝天龍往前趕了幾步，厲聲喝問：那裡來的小輩，敢到我五行連環套，耀武揚威，傷了寨主爺手下頭目，你有幾個腦袋，資二敦止等的不耐煩，見由寨內出來兩位寨主，帶着一隊弓箭手，頭一個寨主，年歲約有四十上下，身高七尺有餘，赤紅色臉膛，掃帚眉大環眼，膀子腰圓，穿着一身藍綢短裝，薄底快靴，提一把朴刀，像貌倒

正、後面這位寨主，身高一丈七尺，面漆一張臉面，黑中透亮，兩道劍眉，一雙虎目，惟有兩個眼睛全是黃的。獅子鼻，四字口，唇上腮邊生了一層短鬚，全像銅針似的立着、掌中一口金背砍山刀，威風凜凜，竇二敦看罷兩位寨主像貌，遂冷笑着答道，竇某就于一個腦袋，只是你們這羣毛賊想要竇某這個頭，除非是你先到閻王殿上問問，閻王老是他要是教要，你再敢來，竇某可要借用連環套等候，郝天虎怒冲冲道，小輩你報上名來，寨主爺好成全你遠路而來的心願，竇二敦道，二太爺家住關裡，姓竇名敦排行第二，江湖上有個小小綽號，人稱獨霸山東鐵羅漢竇二敦，曉得二太爺厲害，把這座連環套讓與鐵羅漢萬事皆休，要敢說一個不字，你來看，說到這裡，把如意紫金鈎一擺道，管教你們死在雙鈎之下，郝天龍道，原來是無名之輩，寨主爺倒有心把這座連環套讓給你，只是寨主爺掌中這口刀不肯心服，你若是贏了我這口刀，情願雙手奉送這座連環套，你若是勝不了我，竇二敦教你休想逃得性命，竇二敦哈哈一笑道，你們敢說這種話，真真是英雄，可是事後恐怕你們後悔，郝天虎道，君子一言豈肯失信於你，竇二敦道，若果食言匹夫之輩也，來來來，先與你見個高下，單打獨鬥，率衆羣毆，竇爺絕不含乎，郝天龍還管什麼叫單打獨鬥，弟兄二人拉刀往前一縱，便撲了過來，郝天虎是樓頂蓋頂就砍，郝天龍舉刀照着竇二敦的右腋就扎，竇二敦那把這兩人放在心上，揮動一對紫金鈎左右招架，郝天龍的刀上下翻飛，又輕又快，郝天虎金背砍山刀分量甚重，施展劈閃刀法與衆不同，只覺刀風習習，竇二敦這對金鈎招術神奇，變化莫測、雙鈎舞動，一片金光、郝天龍弟兄兩人全是口北的成名綠林道，本領實在不弱，刀法上也具有工夫、怎奈遇上竇二敦，立時分出高下來，